

《悼念李學勤先生》

二月廿五日早上，上海的老朋友，徐志民教授，傳來了李學勤先生的噩耗，說他於前一天走了，並附上清華大學發布的訃告。同一天，李先生的愛徒，美國達慕思大學，中國書法與手稿文化研究所所長，邢文教授，在奔赴他先師的喪禮途中，也急忙來電通知。其實，近兩三年來，我早就聽說，李先生常常住院。有一天，在國內的新聞網上，看到他的照片，很明顯地看出他很累。為此，我就不想打擾他，沒給他直接寫信，只是通過其旁人，知道一點他的近況，和轉達我的問候。

我相信有關學勤先生的，生平和學術成就，一定陸續會有詳細的報導，這裏，我就不累贅了，而轉談一些，我們倆的個人交往的舊事。

在我退休前，李先生曾應邀，到巴黎社科院，在我的主持的講座裏，作過多次專題學術演講，其中的一個主題，好像是關於，當時考古學的，一個熱門科目，在四川發掘的三星堆（李先生曾親赴該地，參與其事）。所以這則，匆匆寫就的《週末談》紀念小文，主要是為了，及時向當年曾列席他的講演，略為認識他的網友，轉告李先生已於昨日謝世了。我已答應邢文教授，稍後會另撰一文，追述我和李先生，在法國相處日子的，一些生活片段。

學勤先生，比我大幾年，是我的學長。我與他的交往，大約始自香港回歸那年。1997年秋，他到香港中文大學，參加一個學術盛會，我剛好也在香港，就是在那個場合，我第一次跟他會面。因很多與會

者，都等着向他請益，所以我只能跟他寒暄幾句，幸好獲得，自後能和他直接聯繫的機緣，籌備邀請他到訪法。

李先生回國候，接到我的函件，他欣然接受我的邀請。2005年，當他再度要到我巴黎的研究所，作為期一個月的學術交流，我極力慫恿他，和他夫人一起來。結果他夫人真的同行，期間，我安排他們住在我舍下，我則臨時搬到近郊的書房去。每天大清早，就回到巴黎驚弓坡老家，跟他吃早餐，也趁這個機會，向他請教，一些有關中國考古的疑難問題。這是他最後一次訪問，也是我跟他最後的一次聚會。在法期間，他喜歡到巴黎，那幾家收藏有中國文物，特別是銅器的博物館，並希望能與館方的負責人交談，有關博物館的運作，和一些中國的銅器的來龍去脈。我因會務纏身，未能親自作陪同，只好讓白而曼陪他去。我還請我的兩位，新相識的年輕朋友，李日升和劉芳，陪他夫婦遊覽巴黎。



李學勤、麥里筱和我三人，在我的辦公室裏

看来學勤先生，晚年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，大都集中在整理《清華簡》。他計畫每年出版一本，作為該項工作的匯報，一共要出版十

五本，那麼，老天應假以先生多些歲月，讓他實現這個計劃，好使他的學術成果裏，添一個更完整的句號啊！

長江後浪、前浪，相繼不絕。我堅信，學勤先生，在中國古代史和古漢字這兩個寬闊的研究領域裏，留下的一時的真空，以國內各地，現今已組成的龐大研究團隊，定能把這一棒接下來的，推到更高的境界。